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永远的普羅旺斯

*Toujours
Provence*

[英] 彼得·梅尔 / 著
林佳鸣 / 译

本书荣获

英国书卷奖“年度最佳作者”奖

荣登英、美、日等 畅销书排行榜

《泰晤士报》、《每日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强力推荐

永远的^的普罗旺斯

*Toujours
Provence*

[英] 彼得·梅尔 / 著
林佳鸣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普罗旺斯 / (英) 彼得·梅尔著; 林佳鸣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书名原文: Toujours Provence

ISBN 7-5613-2720-X

I. 永… II. ①彼…②林…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19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3—139 号

图书代号: SK4N0022

Copyright © 1991 Peter Mayl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via Rodale, Inc.,
Emmaus, PA,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永远的普罗旺斯

(英) 彼得·梅尔 著

林佳鸣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特约编辑 / 吴晓园 封面设计 / 中创国际广告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 710062)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310 1/32 印张 / 7

版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2720-X / I · 303

定价: 28.80 元

作者简介

彼得·梅尔 (Peter Mayle)

英籍知名作家，曾任国际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业打拼了15年之后，于1975年开始专职写作。

主要作品有旅游散文《普罗旺斯的一年》、《永远的普罗旺斯》、《重返普罗旺斯》，小说《茴香酒店》和《追踪塞尚》，时尚读物《品位》和美食散文集《读懂法兰西》等。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是他第一部关于狗儿仔仔的作品。

目前他和妻子及两只爱犬隐居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

永远的

普

罗

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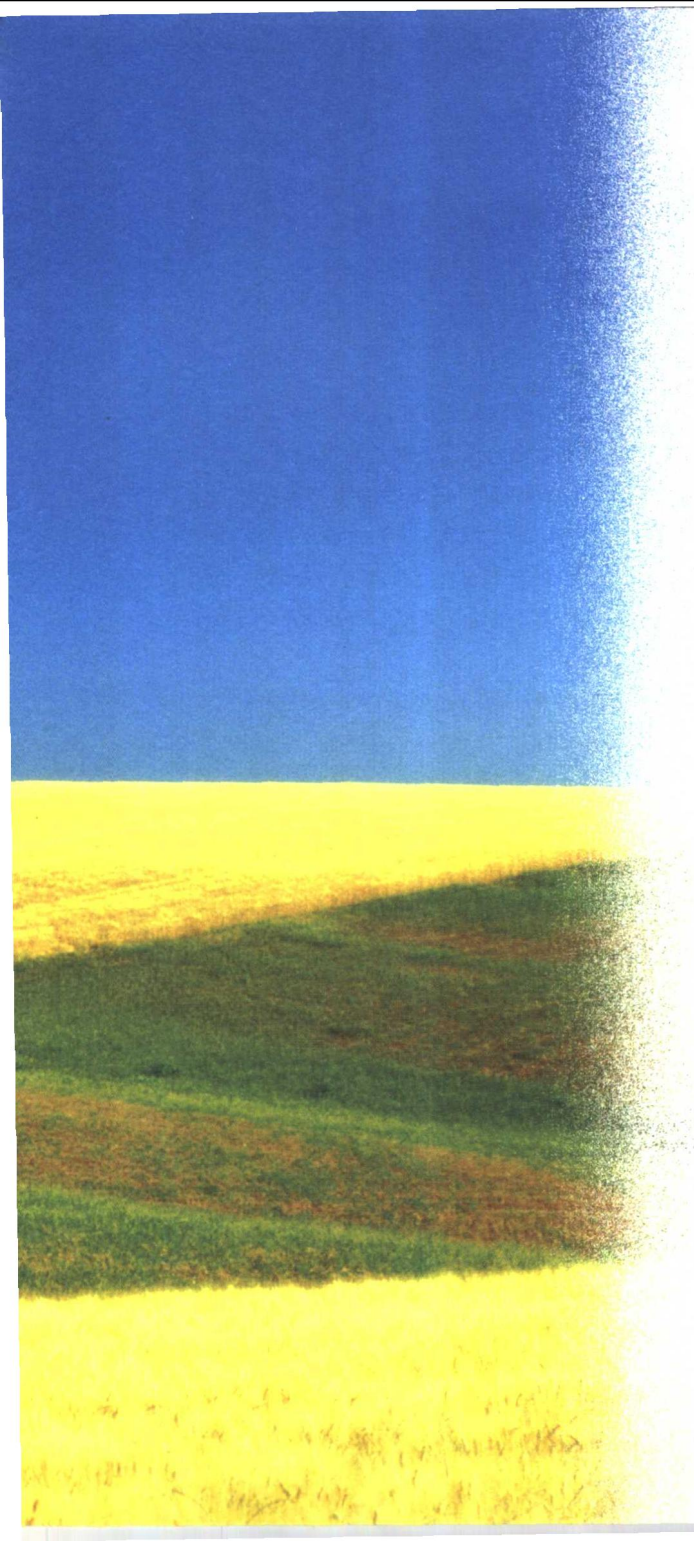
斯



第1章 向X先生买松露	1
第3章 狗儿仔仔	23
第5章 药房奇遇记	45
第7章 缓速迈过五十大关	67
第9章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	87
第11章 《时尚》杂志如是说	115
第13章 品位“教皇新堡酒”	139
第15章 一堂茴香酒课	159
第17章 夏日明信片	179
第19章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	207



第2章 蟾蜍合唱队	13
第4章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	33
第6章 英国虾	57
第8章 条子	77
第10章 梅纳村狗展	105
第12章 旱季火警惊魂记	127
第14章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	151
第16章 亚维隆的腹地	171
第18章 逮住那条狗!	197



第 | 章

Chapter One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 向X先生买松露

向 X 先生买松露

整个秘密交易由一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开始。电话是我的朋友弗兰克打来的，曾经有时尚杂志把他描述为隐世大亨。在我看来，还是把他称为顶级的美食家更合适一些，一个把晚餐看得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人。厨房里的弗兰克就像一只闻到了猎物味道的猎狗，伸长了鼻子东闻闻西嗅嗅，眼睛直勾勾盯住翻腾着泡泡的锅子不放，全身颤抖，一副全身心期待的样子。一阵白豆焖肉的香味就足以把他迷得晕乎乎的。我太太说，弗兰克是她见过的最让人欣慰的食客。

他告诉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时，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些许不安。

“已经三月份了，我在想着那些松露，你说现在还有吗？”他说。

三月已经是松露下市的季节了，虽然我们就住在出产松露的冯杜山（Mont Ventoux）山脚，附近市场里卖松露的商贩们似乎已经不见踪影了。我告诉弗兰克他可能问得太晚了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可怕的沉默，显然，弗兰克已经认识到将要面对吃不到松露的凄惨境地——没有松露煎蛋，没有松露煎饼，没有松露镶烤猪。电话线顿时因为失望而变得沉重。

“有个人，可能还有一些，我可以问问他。”我说。

弗兰克兴奋地嘟囔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只要两公斤。我要用鸡蛋盒来装，冷藏在冰箱里，这样春天吃得到，夏天也吃得到。只要两公斤。”

两公斤新鲜松露，以目前巴黎的市价来算，可能要超过 1000 英镑。即使在普罗旺斯，可以绕开中间商，直接向穿着沾满泥土的靴子、戴着皮手套的松露猎人买，这也是让人吃惊的大手笔了。我问弗兰克他是不是真的要两公斤这么多。

“这样才不会断炊啊！”他说，“不管怎样，看看你能弄来多少吧。”

我这里惟一能和松露生意搭上边的，仅仅是一张账单背后的一个电话号码，是本地的大厨留给我的。他说这个人绝对正直。这可是极为少见的，在松露这个黑暗的行业里，各种各样的欺诈多如牛毛，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也曾听说过在松露里填上铅弹、外面糊上泥巴来增加分量的故事，更糟糕的就干脆把从意大利偷运过来的劣质货色，冒充法国本地货来卖。如果没有可靠的供货商，很可能是白白花了大钱，还惹麻烦。

我拨通了大厨给我的电话，向那头接电话的人报上了他的名字。“哦，是的。”看来介绍人是起作用了，他能帮上忙吗？

“有松露吗？大约两公斤吧？”

“啊？你是开餐馆的吗？”对面的声音说。

“不，我是帮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买的。”我说。

“英国人？我的天哪！”



这位X先生（不妨称他为松露先生）咂着嘴，解释说现在这个季节，要找到这么多松露，麻烦恐怕大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带着狗进山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到时候他会通知我，只是恐怕不可能很快，我得耐心等待他的电话。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个声音传来：“你要的货有了，明天晚上我们碰个头吧。”

他让我六点钟在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路上的电话亭旁边等。他问了我的车牌号码，还有颜色。最重要的一点是，支票一概不收。他说，只收现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松露交易的行规，松露商不相信纸上写的东西，也不给收据，对“所得税”这种荒谬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

我赶在六点前到了电话亭。路上空荡荡的，看不到人影，口袋里带着这么大叠的钞票，我感到不太自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尽是沃克吕兹省（Vaucluse）偏僻小街上发生的抢劫和其他不良事件。《普罗旺斯日报》（Le Provençal）上的犯罪调查说，这个地区有流氓强盗出没，居民不宜出门，最好待在家里。

而我，在这黑暗的暮色中，带着卷成腊肠一样的一叠500法郎大钞，岂不正是一只喂饱了的大肥鸭，坐以待毙？我在车上到处找防身武器，但只找到一只购物篮子和一本旧的《米其林餐饮指南》（Guide Michelin）^[1]。

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了，我终于看到了一组车灯。一部撞凹的雪铁龙小货车气咻咻地停在电话亭的另一边。司机和我从隔着车子的安全距离悄悄地打量对方。他是一个人，我下了车。

我一直以为会遇到一个满口黑牙的老农，脚上蹬着帆布靴子，斜眼看人，目露凶光。但实际上这位X先生很年轻，一头修剪整齐的黑发，干净的胡须，看上去很舒服，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还冲我笑了笑。

他说，这么黑你肯定找不到我家，跟我来吧。

我们上车，离开大马路上蜿蜒的石子小路，一直往大山深处开去。X先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而我就跟在他身后一路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前进。终于，他转进了一个狭窄的入口，在一栋围满了胭脂桉、



没有开灯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一开车门，一只巨大的阿尔萨斯狼狗从黑暗中跳出来，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我的腿，但愿它已经被喂饱了。

我一进前门就闻到了松露的味道——那种熟悉的、微微的腐味，除了玻璃和锡罐，可以穿透任何东西。甚至把蛋和松露放在一起，蛋吃起来都会有松露的味道。

厨房桌子上，一只旧篮子里盛着一堆黑色的松露，一节节的，外形丑陋，但味道鲜美，价格昂贵。

“看！”X先生把篮子凑近我的鼻子，“我已经把泥土刷干净，吃之前洗一遍就行了。”

他走到一个橱柜前，拿出了一副老式的秤盘，挂在桌子上方横梁上垂下的一个钩子上。他把松露一个个地用指头压过，确认它们够结

实，然后放进发黑的秤盘，一边称一边告诉我他的新实验。他买了一只迷你越南猪，准备把它训练成松露搜寻专家。猪的嗅觉比狗还灵敏，但是一般的猪体积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机那么大，要带在车上去冯杜山下的松露产地并不方便。

磅秤指针盘旋了一阵，最后停在了两公斤处，X先生把松露装进两个亚麻袋里，他舔舔大拇指，数着我给他的钞票。

“正好。”他拿出一瓶马克白兰地^[2]和两个玻璃杯子，我们干了一杯，预祝他的驯猪大法成功。他说，明年松露上市的时候，我一定要抽一天



过来看看他的猪实地上场演练。超级松露猎猪将会成为探测技术的重大发展。我走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把小松露，还有他的煎蛋食谱，祝我的伦敦之旅一路顺风。

松露的味道在车上一路伴着我回家。第二天，我的手提行李也散发着松露的味道，飞机降落在希思罗（Heathrow）机场，我准备把行李拿出来过英国海关的X光时，一股强烈的松露气味从我头顶上方的行李箱里传了出来。其他旅客好奇地看着我，一个个都侧身躲开了，好像我得了重口臭一样。

那时正是艾薇娜·嘉莉发出沙门杆菌警告的时候，我马上想像到自己被一群警犬围着，因为携带可能危及国人健康的异国不明物品而被关进检疫所隔离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海关，海关官员连鼻孔都没动。但是计程车司机却起了疑心。

“啊呀，你带了什么呀？”他问。

“松露。”

“哦，松露啊，烂了很久了，是吧？”

他把前后座之间的隔离窗拉上，我也乐得清静，免得听计程车司机一路上一个人唠叨下去。我在弗兰克家门口下车，司机老兄还特地下车来把后面的车窗打开。

我们的隐世大亨先生亲自在门口迎接我，直接扑向了松露。他把其中一袋传给请来吃晚饭的客人看，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闻的是什。弗兰克把他的家庭主厨从厨房里请出来，那是个举止威严的苏格兰人，我常常把他当成多莫将军。

“沃恩，我们最好先处理这些东西。”弗兰克说。

沃恩扬起眉毛，优雅地闻了闻，就知道是什么了。

“啊！多好的松露，正好配明天的鹅肝酱。”

X先生也一定同意！



离开
伦敦快两
年了，再
回来感觉
很奇怪，
一切都恍
若隔世，
显得十分

陌生。我也很惊奇，自己居然改变了这么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伦敦，挂在每个人嘴上的永远是钱、房产价格、股市或者大大小小的公司琐事。曾经被人抱怨个不停的天气现在没人提起，虽然它还是那么糟糕，这一点倒是一点都没变。日子就在满天飘着的灰蒙蒙的细雨中度过，街上的行人弓着背躲着下不完的雨。交通几乎停滞，但是大部分司机似乎都感觉不到——他们忙着打电话，忙着讨论金钱、财产。想念着普罗旺斯的明亮、空旷，还有晴朗开阔的天空，这时，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城市居住。

去机场的路上，司机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个地方。

“我去过那里，弗雷吉斯（Frejus），跟车队去的，贵得要命。”

他收了我25英镑的车费，祝我旅途愉快，并且警告我说弗雷吉斯的饮用水让他大大地受了罪，在厕所里待了整整三天，不过他的妻子倒是过得挺开心。

我飞离冬天，重返春天，切身体会了降落在马赛的马里尼安（Marignane）机场的简便。这一点让我永远搞不明白。马赛以毒品交易中心而闻名，整个欧洲有一半的毒品在这里交易，可是在这里，任何旅客的手提箱里如果装着一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英国切达干酪或者任何违禁品，无需通过海关就可以直接走出机场。和天气一样，这里跟希思罗机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X先生听说他的两公斤松露大受欢迎，感到十分高兴。

“你朋友喜欢吃松露？”

“是啊，不过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不太喜欢那种味道。”

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在电话那头耸肩膀的声音：“松露的味道是有点怪，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喜欢的人算他有口福。”他大笑，然后声音变得有些神秘兮兮。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卷我拍的录像带。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

好不容易摸到他家，那只阿尔萨斯犬扑上来欢迎我，仿佛我是一根久违的肉骨头。X先生冲着它发出嘘声，就像猎人们在树林里常干的那样，命令它从我身上下来。

“它只是跟你玩玩。”他说，这句话我也听到过。

我跟着他走进阴凉的厨房，满屋子都是松露的味道，他把葡萄酒倒进了两个大玻璃杯。“叫我亚伦好了。”说“亚伦”的时候，他用标准的普罗旺斯鼻音发出了“亚郎”这个音。我们走进起居室，四周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遮太阳，他蹲在电视机前把录像带放进放影机里。

“瞧，不是楚浮那种大师级的片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拍的，他有台摄像机。现在我还打算再拍一部，要更有专业水准一点的。”亚伦说。

《恋恋山城》(Jean de Florette)的主题曲响起，然后一个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是亚伦的背影，正和两只狗一起向一座山上走去，远处是冯杜山和它白色的山顶。屏幕上打出了标题，Rabasses de Ma Colline，亚伦解释说rabasses就是普罗旺斯语中的松露。

虽然摄像师的手有些轻微抖动，而且剪辑得也不够流畅，但片子还是非常精彩。狗儿先是仔细地闻，然后用前爪使劲刨，直到亚伦用手肘把它们推到一边，把手小心翼翼地伸到被刨松了的土壤下面去。找到松露的话，就赏块饼干或是香肠给狗儿吃。这个时候，摄像机就晃动着拉近镜头，来个特写，沾满泥土的手上托着一团沾满泥土的东西。没有旁白，只有亚伦对着镜头说话。

“它表现不错，小的那只。”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一只体型娇小、外表平常的狗，在那里仔细研究生长松露的橡树根部，“但是它已经老了。”狗儿开始挖，亚伦出现在镜头里，特写，一只沾满泥土的狗鼻子，亚伦的手把狗推开，他的手指在泥土中摸索，挑出石头，慢慢地挖，最后挖出一个六英寸深的洞。

影片忽然断了，镜头上跳出一只雪貂警觉的脸，亚伦站起来，按下快进钮：“这是用来抓兔子的，这里还有一些好东西，只是现在已经不太看得到，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了。”

他放慢带子，镜头里，用来猎兔的雪貂被不情愿地塞进了一个帆布背包。片子忽然又断了。这次出来的是一大片橡树。一辆雪铁龙2CV货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镜头，停下来，一位很老的先生走了出来，头戴布帽，身上穿着一件走形的蓝夹克。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然后慢慢走到车后面，打开车门，拿出一块粗糙的木板。他看着镜头，又笑了一下，身子探进货车后厢，站直了，手里握着一段绳子，再笑，然后开始拉。

货车晃动起来，一点一点地，一只猪慢慢露出了它粉红色脏兮兮的头。老先生更用力地拉了一下，这只庞然大物颤悠悠地走下木板，摇摇耳朵，眨眨眼睛。我有点期望它能像主人一样，在镜头前亮相，但它只是站在太阳底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自己是演员的这一身份无动于衷。

亚伦说：“去年，这只猪找到了将近300公斤的松露，好大一袋哦！”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老先生和他的猪一起进了橡树林，看上去似乎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冬天的阳光洒在两个圆滚滚的身子上。荧幕变暗，摄像机往下摇，一双靴子和一堆土的特写，一只泥泞的猪鼻子，大约有排水管那么大，插入镜头，猪开始工作，鼻子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耳朵时不时地遮住眼睛，活像一部专心致志的推土机。

猪的头忽然猛烈地晃动起来，镜头向后摇，老先生正在拉绳子，猪

很不甘心地从一堆看上去很诱人的东西上被拉开了。

“对猪来说，松露的味道就像异性身上的味道，所以，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拖走。”

老先生显然运气不佳，拉不动绳子，他弯下腰去，用肩膀顶着猪的侧腰，两个在那较了好一会儿劲，直到猪最后勉强让开。老先生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块东西塞进猪嘴里。他不会在拿松露喂它吧？一口可就是五十法郎呀！

“那是橡子。现在看仔细了。”亚伦说。

跪在地上的身影站起来，转向摄像机，一只手伸出来，上面托着一块比高尔夫球略大的松露，背景是老先生微笑的脸，阳光下，金色的镶牙闪闪发亮。松露被放进一只沾着污迹的帆布口袋，老先生和猪移向下一棵树。片子的结尾是老先生伸出双手，捧着高高一堆沾满泥土的松露，一个收获颇丰的早晨。

我期望着看到猪被牵入货车的情景，我想那大概需要些小技巧 and 很多的橡子，但是片尾出现的却是冯杜山的全景和《恋恋山城》的音乐。

“你瞧见用普通猪的麻烦了吧！”亚伦说，是的，我的确见识到了，“我希望我的猪也有那么灵敏的鼻子，却没有那样的……”他伸开手臂示意猪那笨重的体型，“来看看她，她有个英文名字叫佩吉。”

佩吉住在亚伦那两只狗隔壁的栏圈里，只比胖些的威尔士矮脚狗稍大一点，黑色，肚子圆鼓鼓的，一副害羞的样子。我们靠在栏杆上看她，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转过身去，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亚伦说她很友善，他准备马上就开始训练她，松露季节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有的是时间。我问他怎么个训练法。

“用耐心。我已经把阿尔萨斯犬训练成了松露猎狗，虽然这不是它的本能。我想猪也可以如法炮制。”

我说我很希望能看看这种训练，亚伦邀请我冬天的时候抽一天出来，和他一起去找松露。他和那些据说掌控了沃克吕兹地区松露业的农民完全不一样，那些人疑心病重，鬼鬼祟祟的，亚伦则非常热情，而且愿意